

跟随外祖父的脚步

陈振传基金副主席周玉琴女士，谈论为以外祖父为名的基金，保存慈善遗产生命力之挑战。

我的外祖父丹斯里陈振传，虽然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家庭，他的父亲陈祯祥，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去世时，所遗留的锯木厂却面临破产。原本背景颇为优越的外祖父，惊觉不仅要应付许多债权人，还被通知立刻辍学，出外工作支持全家的生活。

外祖父永远无法忘却经济大萧条，也因而非常同情不幸的及平常的人。他常提醒我们命运变幻无常，有些成功的人士，曾因为树胶价格暴跌，而在霎那间失去一切。有位非常著名的经纪人，最后沦为乞丐，另一位原本在华商银行担任书记，聘用我外祖父的男士，也在经济大萧条中，失去所有的财产。

对世事的突变及脆弱，外祖父有难以磨灭的印象。除了错判商机，许多人根本没有做错其他的事。他所创立的陈振传基金，有个简单的憧憬，就是用同样数目的金钱，去体现一个更好的结果，裨益更多应该得到援助的人。如果这个捐助出去的数目，有串联性的延伸效果，同样的目标也就达到了。譬如说，如果你帮助的是一位教师，那位教师就会教导三十个儿童。

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支持大学教育的研究交流，我们会要求这项研究能导致合作的结果，因为我们坚定的相信，分享创见能带来进步。交叉式的学科研究，通常比单一的学术研究，能产生更有趣的及更好的结果。我们在国大设立的<陈振传百年纪念教授奖> (Tan Chin Tuan Centennial Professors) 就出现这样的成绩。譬如 Subra Suresh 教授和 Louis Chen 教授。Suresh 教授是位物理学家，他在毫微科技的成果，现在适用于生物医学，而 Louis Chen 教授的稀有数学理论，也用于生物学及基因处理。

我们希望取得“更佳成绩”的另一个方式是颁发奖学金，那是外祖父最喜欢支持的，因为他有过突然被中止学业的经验。我要补充一点，当我们颁发奖学金时，很少支付教育一个孩子的全部费用，那就是包括补习费、住宿费、食物开销及其他方面。我们从多年的经验中学习，如果事情来的太容易，个人就会认为理所当然。如果我们只提供 70 巴仙的援助，受惠人就得付出努力，才能填补不足的部份，如此他就会珍惜一切。长远的来说，受惠人懂得珍惜礼物，所带来的社会效果，远比他认为理所当然好得多。

我们身为第三代的成员，最大的挑战就是修改援助的方式，以适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要求。我举个例子说明，1976年的社会有许多穷人，直接给予援助，就能裨益大部份的社会群众。

今天在路上没有乞丐，但是社会有其他需要及挑战。我们因此强烈的相信，机构不能只直接的给予金钱援助。有一些例子，给予非财务援助，分享我们的技巧或汇合其他社群的协同作用，能产生更好的效果。

我们心中最重要的是保持我们基金的价值：金钱得来不易，应该给予尊重。金钱是我们的仆人，我们应该加以善用——其中一个方法，就是跟不幸的人分享它。理想的来说，我们给予他们较长期的帮助，他们最后就能自给自足。

我们接受事物随时间而改变，不过这些价值观将永恒不变。

Translated from IN MY GRANDFATHER'S FOOTSTEPS